

世界文學全集

白朗特：

簡

愛

27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白

愛



27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27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簡 愛

目 錄

前言	一
序言	四
第一章	九
第二章	一六
第三章	二六
第四章	四〇
第五章	六一
第六章	八〇
第七章	九〇
第八章	一〇三
第九章	一一四
第一〇章	一二六

第一章	一四一
第二章	一六五
第三章	一八〇
第四章	一九七
第五章	二一六
第六章	二三三
第七章	二四七
第八章	二七五
第九章	二九六
第二〇章	三一三
第二一章	三三六
第二二章	三六七
第二三章	三七七
第二四章	三九三
第二五章	四二三

第二十六章	四四二
第二十七章	四五九
第二十八章	四九七
第二十九章	五二三
第三〇章	五四一
第三一章	五五四
第三二章	五六五
第三三章	五八一
第三四章	六〇二
第三五章	六三四
第三六章	六五〇
第三七章	六六四
第三八章	六八五

前言

夏綠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 和她的妹妹愛彌兒 (Emily) 同爲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英國傑出女作家。前者的代表作是「簡·愛」(Jane Eyre) 後者的代表作是「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即本社印行之「魂歸離恨天」)。

公元一八四七年，當夏綠蒂三十一歲時，她以筆名卡銳爾·白爾發表了「簡·愛」，由英國史密斯公司出版，這部小說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包括夏綠蒂自己——竟立刻風行於大西洋兩岸。它像旋風一樣的掠過，使一般讀者乃至當時的文壇，大大的感到驚震，於是這一位女作家，一舉而成名了。

夏綠蒂的身世是貧窮可憐的。她六歲就失去了慈母。她可愛的童年，不能像一般孩子那樣在歡愉中度過，她只是和父親以及弟妹們在約克郡海華斯的鄉村小屋中，吃着馬鈴薯，過着艱苦的生活。從小她便愛寫作，她在學校苦讀了一段時間之後，就去做教師。做保姆；最後她又回到自己的愛好上，努力創作。

簡 愛

夏綠蒂是一個貌不驚人的矮小的女人，可是在她那個矮小的身體裏面，却蘊藏着強烈的力量——她創造了簡·愛。

簡·愛和作者一樣是從憂患裏爬起來的，是一個完美的富於戰鬥性的女性。我們讀「簡·愛」會覺得簡·愛童年的悲苦，一如迭更斯「塊肉餘生錄」中的大衛，科波菲爾：他們被逐出家門，他們在學校裏飽受奚落；他們也都是堅強的。但「簡·愛」的結局，却異常悲壯——當簡·愛從異地歸來，投向了殘廢了的男主人羅契司特爾的懷抱，她的幸福幾乎難以令人置信，因為這種結局太不合於流俗了。其實一個殘廢的人，獲得了愛情，並不值得驚異，要知道傳佈和接納愛情，只需要張開各自的心靈，形體的缺陷則微不足道。

如果說戀愛也是一場戰爭，無疑的，簡·愛是打了一場硬仗——她不是以眼淚和柔膩來取勝，她的善良和果敢，使她贏了。

在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全盛時期，夏綠蒂「簡·愛」的出現，真似一股逆流，別人把愛情寫得軟綿綿的，神秘而多彩；而在夏綠蒂的筆下，愛情是建築在堅貞與層層憂患之上的。

自然夏綠蒂的成名，也和許多偉大的作家相似，絕不簡單：這不僅需要過人的才智，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副闊大的襟懷。因此我們可以說「簡·愛」不單是有它優美的文筆，它更顯示出一種崇高的精神生活，一種純潔的生活。這種生活對於那些自命風流的人，那些迷夢中的人和那些情操卑下的人，是少不得的良藥。僅此一點「簡·愛」便不朽了。

可惜在「簡·愛」出版後的第八個年頭，夏綠蒂·勃朗特這位文壇上的慧星，竟告隕落，否則她對我們這個世界，將會作更多的貢獻。

序言

簡·愛第一版用不着序言，我就沒有寫；這次第二版需要幾句致謝和雜亂說明的話。我的感謝是對於三方面的。

對於讀者，因為這並無什麼足道的樸素故事，他們竟寬容的來傾聽。

對於報界，因為他們對一個無名的奢望者，闢出頗多的地位加以稱許。

對於我的出版家，因為他們用了他們的手腕、力量、實際的識見和坦率的慷慨，幫助一個無名的，無人推舉的作者。

讀者和報界對我只是不分明的人物，我必須用不分明的話，感謝他們。但是我的出版家却是明確的，有些大度的批評家鼓勵我（只有度量寬大和心地高尚的人，才知道那樣來鼓勵一個掙扎的陌生人），他們也是明確的；對於他們，即是我的出版家和那些特出的批評家，我熱誠的說，我從心裏感謝你們。

這樣向幫助我和贊成我的人們致了謝，我要轉到另一群人身上來。就我所知，是為數頗少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忽略過去。我是說那些懷疑簡·愛這類書的趨向，膽怯而愛挑錯的少

數人。在他們眼睛裏看來，出常的就是錯誤的；他們的耳朵在對於執迷（犯罪之母）的抗議中，聽出對於虔信（上帝在地上的代表者）的不敬來。我要對這樣的懷疑者提示一些顯明的區別；我要向他們提醒一些簡單的真理。

慣例不是道德。自作正經不是宗教。攻擊前者並不是突擊後者。從法利賽人臉上扯下面，不是對荊棘冠舉起不敬的手來。

這些東西和行爲是極端相反的；它們的有別正和善與惡是一樣。人們太常把它們混爲一談了；它們是不應相混的；表面不應誤作真理；只足使少數人崇高偉大的褊狹的人類的主張，不應用來代替基督的救世的信條。這其間——我重複說——有一種區別；把這中間的分別線寬廣而且分明的劃開，不是壞的，却是好的行爲。

世間也許不歡喜見到這些思想分離；因爲慣於把它們混合了。覺得就拿外表的東西認爲至上的價值，讓刷白的牆就證明是乾淨的神龕，倒是方便的。敢詳細查看和暴露——敢刮去鍍金，顯出下面的劣鐵——敢穿透墳墓，露出遺骸的人，世間許要憎惡他罷；但是憎惡儘管讓它憎惡，世間却對他負着債。

亞哈不歡喜米該雅，因爲他關於他的預言，沒有吉語，只是凶語；或者他更歡喜基拿尼雅的好奉承的兒子罷；但是若不聽奉承話，而聽忠實的勸告，亞哈也許可以逃脫了流血的死

亡呢。

在我們這時代有一個人，他的話不是說來使嬌嫩耳朵樂聽的；我以為，他來到社會上大人物前面，很像是音拉的兒子來到猶太和以色列登極的列王前面一樣；他帶着同樣先知似的，同樣有生命的力量；同樣無畏，同樣勇敢的態度，——說出同樣深刻的真理來。著浮華世界（Vanity Fair）的諷刺家，在上流社會受崇拜嗎？我說不清；但是我想，若是他拿諷刺的火向他們裏面拋擲，拿斥責的閃電在他們上面閃耀的那些人中，能有幾個及時聽從他的警告——他們或他們的子孫還可以逃脫致命的基列的拉末。

我為什麼提到這個人？讀者，我提到他，因為我以為我在他身上看出一種智力，比他同時代人所承認的更要深刻，而且更奇特；因為我以為他是這時代第一的社會改革家——是要使歪邪的世態重入正道的一群工作者的領袖；因為我以為批評他的著作人，還沒有一個找到適合他的比較，和真正足以表示他天才特點的話來。他們說他像費爾丁（Fielding）：他們談論他的機智，幽默，和喜劇的力量。他像費爾丁就如同鷺鷹像兀鷹一樣：費爾丁能攫抓獸類的死屍，沙克萊（Thackeray）却絕不。他的機智是靈活的，他的幽默是吸引人的，但是這二者對於他嚴正天才的關係，就如同夏季雲邊下嬉戲的閃閃的電光，對於雲眼裏藏著的可以致死的電火一樣。最後，我提到沙克萊先生，因為我向他——若是他願意接受一個完

全不相識的人的獻品——呈獻這第二版的簡·愛。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卡銳爾·白爾

序
言

簡

愛

第一章

那一天是沒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錯，早晨我們已經在無葉的叢林中漫遊過一點鐘了；但是午飯後——在沒有客人的時候，里德太太是早早吃飯的——寒冷的冬風刮來陰沉的雲和侵人的雨，再做戶外運動是不可能的了。

這是我所高興的：我從來不喜歡遠長的散步，尤其在寒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凍壞，懷著被保姆柏西罵得憂傷的心，覺得身體不及以利沙，約翰，和喬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屈，在濕冷的黃昏回家，在我看來是可怕的。

說到的以利沙，約翰，和喬治安那，這時正在會客室裏圍繞着他們的媽媽：她偃臥在爐旁的沙發上，她的愛兒愛女在她周圍（暫時既沒有爭吵，也沒有哭嚷），看來是十分快樂。她沒有讓我加入這個團體；她說她抱歉不得不使我離開；又說要不等到柏西告訴她，並且憑她自己的觀察發現出來，我認真努力使自己有更合群和跟小孩子一般的脾氣，有更可愛和活潑的態度（大概是一種更輕快，更坦率，更自然的東西罷），那末，僅僅爲了想使滿意快樂的小孩享受的好處，她就不得把我除外了。

簡 愛

「柏西說我作了什麼事呢？」我問。

「簡，我不歡喜強辯或好問的人；而且一個孩子這樣來打斷她長輩的話，實在是有些討厭。坐在什麼地方去罷；不到說話能使人聽起來合意的時候，不要做聲。」

緊接着會客室的是一間小的早餐房，我就溜進那裏去了。房裏有一個書架，我不一會就拿到了一本書，當然挑裏面充滿了圖畫的。我爬到窗臺上面，縮起腳來，盤腿坐下，像一個土耳其人一樣。把紅絨布的窗幔拉得幾乎合攏起來，我是加倍隱密的坐在神龕裏了。

深紅窗幔的摺欄遮住在我右邊的景物；左手的明亮的玻璃窗使陰沉的十一月天氣侵犯不到我，却又不使我與外界隔離。在翻著書頁的時候，我不時觀看冬日午後的景色。在遠處，這景色中顯出一片黯淡的雲霧混成的天空；在近前，是一片濕的草地和被風暴襲擊的叢林，不住的雨在淒慘長嘯的暴風前狂放的掠過。

我回到我的書上——必維克（Bewick）的英國禽鳥史：大體說起來，我不很留心裏面的文字；然而裏面有些引言頁，我雖然是一個孩子，也不能完全當作空白把它們放過。這些頁論到海鳥所常到的地方；論到只有它們才在那裏居住的「荒涼的岩合和海岬」；論到挪威海岸，它從極南端林登納司（Lindeness）或南角（Naze）起，到北角（North Cape）止，佈滿了海島——